

# 國家圖書館珍藏拓片概介

張圍東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輯

## 一、前言

拓本，又稱拓片，指以箋紙在金石文物上打拓其上文字或圖畫所取得的複製品。其中打拓石刻所得者，又稱石本，以示有別於木刻本。

打拓的起源，王國維在《宋代之金石學》一文說：「拓墨之法，始於六朝，始用之以拓漢魏石經，繼以拓秦刻石。至於唐代，此法大行，宋初遂用之以拓古器文字。」

打拓時，首先將碑版或古器清洗乾淨。然後取宣紙一張平貼其上，謂之上紙。再以海綿或刷子將宣紙浸濕，使宣紙與碑面或器面密合，謂之上水。其後用棉紙一張覆於濕宣紙上，以打刷敲打，使著字之紙略凹或略凸，依打拓工具及方式之不同，有研蠟、氈拓、椎拓、撲拓、擦拓等術語。待內層宣紙將乾未乾之際，揭去棉紙，用括包沾墨輕拍紙面，使凸者現黑、凹者呈白，即成拓本。

拓本如墨色輕淡，如淡雲籠月，稱為蟬翼拓、蟬翅拓或蛻拓；如墨色烏黑，光可鑑人，稱為烏金拓；如用硃砂打拓，則稱為硃拓或朱拓。

在文獻中最早出現有關「拓」的記載，要算是南北朝時期虞和的《臨表書》。傳世最早的拓片，應該是敦煌遺書中散出的唐代著名書法家歐陽詢所書《化度故僧曇禪師舍利塔銘》，簡稱《化度寺碑》的拓本。由於歷史的變遷，這件稀世珍寶被分為兩部分，分藏於英國與法國。

碑文內容範圍廣博，對自帝王認可之正典著作以迄一己之私之墓誌銘和祭文均有羅致。巨型直立石碑銘文常係提供他處無法獲得之歷史知識，或藉表揚事跡向當，或記錄地方大事、陣仗戰役和軍事勝利、紀念重修廟宇落成，刊布對宗教團體、醫院、孤兒院樂捐者芳名錄，以及記錄地方社團集會等。此等碑文常為地方事故和人物之獨特消息來

源，蓋因官修史書和各朝纂修冊籍俱皆偏重皇室事務和政令推行之故。

拓本作為對評論文章研究之資源，可提供日期明確無可置辯之證物。它們能提供不同版本之讀物，有時亦提供已發行文字或手稿於流傳時遺漏之整段章節。此等不同讀物甚為重要，蓋因文字編輯、校勘、發行和傳佈之一貫流程均受制於正統儒家或其他思想宗教派別之要求。早年之碑文通常要比以印刷或手稿形式保存之文件更為可信。鑲於金石之言，畢竟不易為迎合官方政策或思潮變遷而遽予篡改，這對於僅在晚近始由考古家發現之刻文而言尤其真確。

## 二、館藏拓片概況

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初創期間，即採購天津孟繼堯（字志青）舊藏石刻拓片，奠定了本館金石拓片的基礎，其中留有孟氏題記的近 150 種，尤為精華所在；而最重要的則是抗戰期間於民國 29 年至 30 年間對江南淪陷區善本書的大規模搶救行動中亦蒐購不少金石拓片，嗣復購得商承祚所藏 1 批金文全形連銘拓片，拓印極精，允稱極品。逮 71 年本館委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師生，代拓臺南碑林；近又新購漢代四川畫像磚石拓片 1 批，均屬罕見之珍貴資料。

本館所藏金石拓片，共 6,462 件，12,462 幅。其中以墓誌 2,820 件為最夥，次為刻石 2,826 件、吉金（金文全形）771 件。金文部分，以鐘鼎彝器為大宗，旁及度量衡器、兵器、鏡鑑等物，時代起自殷商、西周、春秋戰國以迄漢世，且什九皆為金谿周希丁（康元）親手所拓製，偶見有容庚及吳重熹等人題記。石刻部分，以碑誌為多，兩漢刻石文字，有篆有隸，碑碣、摩崖、題記、殘石，不一而



足，於此不惟可窺兩京的豐碑鉅製，並能藉以察見篆隸嬗變的軌跡。再則唐人碑誌已超過千種，其中頗可補《全唐文》所未備。

商、周時代盛行青銅器，至漢以後則漸衰微。這些青銅器可分為烹飪器、食器、酒器、水器、樂器、兵器、農器、度量衡、雜器等類。為了便於學術研究與鑑賞，將銅器上的銘文及其全形，全拓印下來，而本館所藏是類拓本，時代上起殷商，下迄漢代，多出自周希丁之手。就文字紀錄的材料而言，石刻較青銅器具有多方面的優點，故自秦、漢以後，石刻逐漸取代青銅器在記功、追遠等方面的用途。本館所藏石刻拓片約可分為墓誌、碑碣、刻經、造像、題名題字、詩詞、雜刻 7 類，均有各自的特色。拓片按照所拓文字載體劃分為 3 類：

### （一）甲骨文拓片

甲骨文是刻在龜甲、獸骨上的文字。龜甲、獸骨的面積並不大，文字筆道也很細膩，因此在拓拓片的時候，應特別謹慎。

### （二）金文拓片

金文就是鑄在鐘、鼎等青銅器上的銘文。其銘文很少鑄在一個平面上，拓片的製作就更加有特點，也更困難。

### （三）石刻拓片

石刻拓片是拓有石刻文字、圖形的拓片。在所有的拓片中，此類拓片的數量是最多的。石刻種類繁多，面積大小不一，所以在拓石刻文字時的技術與速度是十分重要。

立碑題文，鑄石紀事，以昭示垂後，素為古今重視。上溯周代石鼓文、秦始皇刻石、東漢熹平石經與武梁祠石刻，以迄歷代遺留數目豐碩的碑記，其作用不外乎述德、崇聖、嘉賢、表忠、旌孝、銘功、紀事等。後世的碑記一方面日益考究碑文的內容與文采，一方面對碑身、碑座加以美化修飾，集合文學、書法、雕刻的藝術，成為兼具史料與藝術價值的研究題材。

茲將館藏具有特色的拓片列於其下，以資參研。

## 1.【吉金部 烹飪器類 鼎文屬】



孟鼎 一幅 周成王二十三年（-1093）初拓本 本全形有銘 111 × 84.6 公分（國家圖書館藏品編號金0051）

道光初年此鼎出土於陝西省鄜縣禮屯溝岸中，曾經為左宗棠、潘祖蔭等名家收藏。王國維有《孟鼎銘考釋》。原件現藏中國歷史博物館。全鼎作於周初，其內壁鑄有銘文 19 行，共 291 字，銘文之長為西周青銅器中所少有。其內容記述康王命孟（人名）管理兵戎，並賜給香酒、命服、車馬及 1,700 餘名奴隸之事。

館藏此一拓片，乃周希丁所拓，有民國 21 年 5 月容庚、鄧爾疋題記，蓋受商承祚（字錫永）之囑而題者。鄧爾疋乃容庚舅父，容從之習金石文字之學，而商承祚為當時金石文字學家，為羅振玉弟子。此拓片初應屬商承祚所有。

## 2.【吉金部·酒器類·壺·之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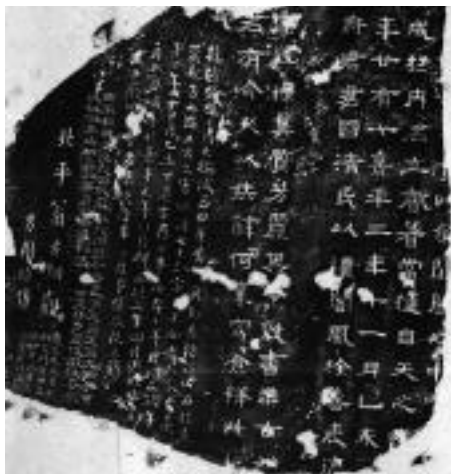


而姬壺 一幅 而或作天周無年月 舊拓本 全形有銘 有張廷濟手書題記 26.1 × 18.9 公分（國家圖書館藏品編號金0577）

而姬壺 又名 天姬自作壺，西周中期，銘文作3行5字。釋文為 而姬自作壺。這是一件很不錯的書法小品，5字卻給人有6字的錯覺，姬字呈橫勢，壺字為縱勢，且筆畫有裝飾味，因此字小，尺幅也小，但看上去反頗為豐富。天真爛漫、隨意自如，是這件器銘最成功之處。

### 3.【石刻部·經籍類·群經小學之屬】

儒家經典是一部浩瀚的知識海洋，是學童和學者必讀和研習的古籍。因古代的印刷術或印刷業並不發達，所讀的書籍必須靠人工抄寫。故從東漢熹平四年（175）開始將《魯詩》、《尚書》、《周易》、《禮儀》和《論語》7種經文，由蔡邕等人用隸書書寫，陳興等人刻於46通碑石上。刻石各插立在洛陽都城外太學內講堂前（今偃師市漢魏故城南，崗上村北側），供學官們正定校勘，作為向太學生徒講授的標準經本，被稱為 熹平石經，為中國儒家第1部刻經。熹平石經 立後不久，即遭破壞，後又幾次遷徙，至唐貞觀初年，幾乎毀壞殆盡。自唐以來，洛陽太學遺址出土的石經殘石據統計共8,275字，加上民國後發掘和收集的600餘字，共有8,800字。這些珍貴的殘石除收藏於西安碑林、上海博物館、河南省博物館、洛陽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等單位外，有的已流出國外。



熹平殘石 隸書 漢熹平年間（172 - 177）刻墨拓本 山東曲阜 清阮元、翁方綱題記 64.5 × 60公分（國家圖書館藏品編號 金0776）

### 4.【石刻部·經籍類·道書之屬】



《太上玄元皇帝道德經注》 八軸 唐蘇靈芝書正書 唐開元二十六年（738）十月 河北易縣墨拓本 419.5 × 40公分（國家圖書館藏品編號 金0824）

道教在隋唐時期呈現蓬勃的發展，除因本身長期積累產生質的內部因素外，也遇到了好的外部社會環境，即統治者大力倡導。唐代皇帝於佛、道、儒3家中特重道教。唐高宗於乾封元年（666），親赴亳州參拜老君廟，追加老君尊號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李隆基崇道教，道教因之發展到最高峰。而玄宗親自為《道德經》下注，把它列為諸經之首，頒布天下，令士庶皆習，用老子之道修身治國。石大而重，不易遺失毀損，故逐漸取代青銅器，用以記功追遠。自正規圖書出現後，儒、釋、道3家仍有石經之類。此唐玄宗道德經注，出書法家蘇靈芝手，為最著名之道德經拓本。

### 5.【石刻部·經籍類·碑帖法書之屬】

公元6世紀初，南朝梁武帝時期在建業（今南京）刻印問世的《千字文》被公認為世界使用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兒童啟蒙識字課本，比唐代出現的《百家姓》和宋代編寫的《三字經》還早。《千字文》可以說是千餘年來最暢銷、讀者最廣泛的讀物之一。《千字文》係四言長詩，首尾連貫，音韻諧美。以「天地玄黃，宇宙洪荒」開始，「謂悟助者，焉哉手也」結尾。全文共250句，每4字一



《千字文》一冊 唐褚遂良書 正書 唐永徽四年(653)八月 墨拓本 有明宋濂及董其昌二人題記(國家圖書館藏品編號 金1351)

句，字不重複，句句押韻，前後貫通，內容有條不紊地介紹天文、自然、修身養性、人倫道德、地理、歷史、農耕、祭祀、園藝、飲食起居等各個方面。《千字文》不僅各地蒙館私塾用作兒童課本，亦為社會上諸多行業所採用，如考場試卷編號、商人帳冊編號等。《太平廣記》也引用了不少《千字文》語作文、說話的資料，讀起來顯得非常幽默風趣。

#### 6.【石刻部·傳記類·碑銘塔誌墓表之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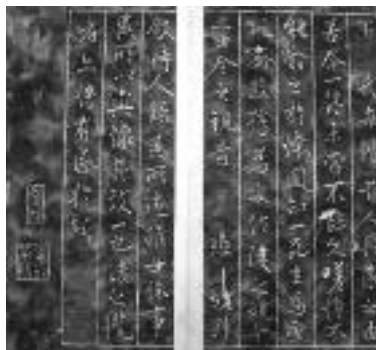


李思訓碑  
一幅 唐李邕  
書 正書 唐  
開元八年  
(720)六月  
陝西蒲城 墨  
拓本 125 ×  
107.5公分  
(國家圖書館  
藏品編號 金  
1733)

全稱 唐故雲麾將軍右武衛大將軍贈秦州都督彭國公謚曰昭公李府君神道碑並序，亦稱 雲麾將軍碑，李邕撰文並書。李思訓碑 唐開元八年(720)六月立。行楷書30行，行70字。此碑書法勁健，凜然有勢。明楊慎在《楊升庵集》中云：「李北海書《雲麾將軍碑》為其第一。其融液屈衍紆徐妍溢一法《蘭亭》。但放筆差增其豪，豐

體使益其媚，如盧詢下朝，風度閑雅，縈轡回策，盡有蘊藉。」李思訓碑 為李邕的書法傑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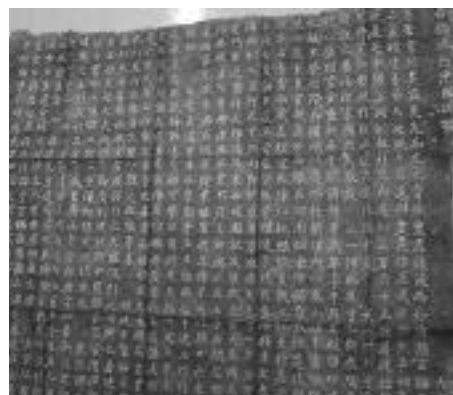
#### 7.【石刻部·頌詔類】



《蘭亭序》一冊  
晉王羲之撰并書  
行書 晉永和九  
年春(352) 石  
印本 有孟志青  
題記(國家圖書  
館藏品編號 金  
2386)

王羲之在東晉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宦遊會稽山陰，和孫統承、公孫綽等41人集會於蘭亭，揮筆所寫的就是這個《蘭亭集》。據說這篇序文受到當時南方貴族間信奉的老莊思想頗多的影響。《蘭亭序》是王羲之和一些文人舉行的「修契」宴會上，為他們詩寫的序文手稿。全文共28行，324字，文章清新優美，書法遒勁飄逸。後人評道「右軍字體，古法一變。其雄秀之氣，出於天然，故古今以為師法。」

#### 8.【石刻部·習俗類】



景教流行中國碑 唐景淨撰 呂秀巖書 正書 唐建中二年(781)正月 陝西西安 墨拓本 160 × 87.5公分(國家圖書館藏品編號 金2794)

大秦景教碑為最先來中國傳教的基督教聶斯脫利傳教士所立。當時所主張基督二性二位說，被視為異教，為逃避迫害，逐步向東發展，在波斯建

立據點。唐太宗貞觀九年(635)傳入中國，稱為景教。景教因得到唐政府支持而一度在中國廣為流傳。景教碑建立於唐德宗建中二年(781)，碑文簡述了基督教信仰，並記錄景教在唐代的流傳情況。碑文的撰寫八景淨系波斯傳教士，大量引用了儒、道、佛教經典和中國史書的典故，以闡述基督教教義。



東漢簿書刻石 一幅 隸書 東漢無年月 四川郫縣 墨拓本 有圖像 132.5 × 64.2公分(國家圖書館藏品編號 金3547)

「簿書」就是官方文書的統稱。漢王充·論衡·謝短：「文史曉簿書，自謂文無害，以戲儒生。」文書即指存在於有體物上，足以表示意思證明之文字符號。此幅係東漢將官方文書刻於石上，以顯示它的特殊性。然在此幅中有圖像，更具有刻石的藝術之美。

#### 9.【石刻部·畫圖類】



三蘇圖 一幅 清馮會繪 清無年月 墨拓本 141 × 76公分(國家圖書館藏品編號 金3287)

蘇東坡的為人和為官，對待進退出處的態度，歷來被中國的讀書人視為典範。孔子對人生的理想境界做了個總結，就是「從心所欲而不逾矩」，率性而為，自由自在，但又不越出規範。在歷代的文化名人中，北宋的蘇東坡算是這一句話的典範。蘇東坡的故事很多，不過關於他「作弊」的故事，知道的人應該不是很多。兩次「出老千」的事蹟，不僅於蘇東坡一生的美名無礙，甚至還成了其傳奇一生的絕妙縮影。總之，聖人做事自信從容，東坡雖然不算聖人，但也是中國歷代士林中的佼佼者。行為舉止雖然偶有失範，但本心正直不阿，不僅沒留話柄，反而增添了他倜儻的風采。反倒是小人如章子厚者，庸人舉止，動輒得咎。是是非非中，給中國的文化史平添了不少傳奇。



龍虎戲壁牛郎織女畫像 一幅 東漢無年月 四川郫縣 墨拓本 此石棺蓋也 74.5 × 221.5公分(國家圖書館藏品編號 金3548)

此畫像搨自漢石棺蓋。漢代畫像石構圖簡練、形象鮮明，具有藝術裝飾作用，而其題材取自歷史傳說、神話故事，又反映農業、工業、天文、樂舞、車服、建築等成就，可謂包羅萬象，極富學術研究價值。

#### 10.【石刻部·曼拓類】



講學畫像曼 一幅 漢無年月 四川成都 墨拓本 40 × 45.8公分(國家圖書館藏品編號 金3409)

圖為漢代經師授徒的場面。榻上老師憑几而坐，頭上至遮灰的「承塵」，學生手捧簡冊環坐，其最右者尚腰掛刪削簡冊用之書刀。



《漢晉曼》一冊  
篆、隸、正書  
漢、晉間 四川重慶 墨拓本 大抵為花磚，但其中亦有漢永平十三年（70）、延光四年（125）、晉大亨三年（404）等年號磚 有高鴻縉題記（國家圖書館藏品編號 金3504）

此係穹窿提磚，在重慶出土二面，兩端之凹凸側邊，花紋文曰富貴，提磚花紋向下，故穴之內堅正美，磚與磚不致墜落，而且穹窿愈壓愈緊。當時漢代尚無石灰用磚，今藉此磚圖可以目睹漢人建築巧奪天工的技術與藝術之美。

### 三、金石拓片資料庫簡介

網際網路日漸普及，改變人們溝通與處理信息及知識的方式，為充實網際網路資訊內容，加強保存我國豐富的文化資產，本館將珍貴的重要文物典藏加以數位化，建立國家數位典藏，以保存文化資產、建構公共資訊系統，促使精緻文化普及、資訊科技與人文融合，並推動產業與經濟發展。

本館為期館藏金石拓片珍貴資料，能化身千百，廣為學界所使用，自民國 94 年開始即將館藏珍貴之金石拓片進行數位化，並建置「金石拓片資料庫」將已數位化影像放在網路上，俾供各界使用。目前，可於本館區域網域內瀏覽已數位化之影像。

金石拓片資料庫（<http://rarebook.ncl.edu.tw/gold/>）包含「資料庫簡介」、「珍品選介」、「資料庫查詢」及「查詢說明」4個單元（圖1至圖5）。



圖1 金石拓片資料庫首頁



圖2 金石拓片資料庫珍品選介



圖3 資料庫查詢畫面

【藏品選珍】



圖4 查詢「二騎吏畫像磚」



圖5 「二騎吏畫像磚」影像

#### 四、金石拓片的整理與保存

本館對於館藏金石拓片整理出版《國立中央圖書館拓片目錄》，本目錄計分兩冊，一為墓誌部分，民國79年3月出版；一為金石部分，同年6月出版，均附有人名索引。過去本館先後編印《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墓誌拓片目錄》，及《國立中央圖書館金石拓片簡目》，但編次稍嫌倉促，且其後或續有入藏，並重新加以整理。

墓誌部分著錄2,707條，依次包括名稱、數量、字體、撰寫人、立石時代、地點、摹搨方式、墓主卒年、題跋者、尺寸等項，其有不詳者，則闕之。編次順序，按墓主卒年先後排列；卒年不詳者，按立石年代；夫婦合葬墓誌，僅記夫卒年，並據以編次；其時代無可考者，則列於最後。

金石部分著錄3,597條，所括項目大抵與墓誌部分相同。吉金名稱，間有不易辨認，或不便製版

者，為免摹寫致訛，姑以表之，至其有異名而可辨識者，則註明於下。漢代畫像石、畫像磚，既具藝術性，又反映當時社會生活，甚受學者重視，是編著錄此類拓片不少，畫像石入畫圖類，畫像磚入磚拓類。

鐘鼎彝器，碑碣墓誌，其應用甚廣，不特政治、經濟、學術、宗教之研究，可從中獲致旁證，而圖文本身，亦堪為研治書法、雕刻者之難得範本。

本館收藏的金石拓片和善本書一樣，同為館中特藏之一。要如何長期整理保存呢？

本館對於金石拓片的整理方面，在拓片背面上角空白處，著名器物的名稱、歷史朝代、順序號碼、拓因時間、拓者姓名等，必要時還需寫明器物出土地點，以防錯亂，便於查找。

對於大型石刻拓片，因紙張太大，攤平之後，需要折疊。其方法是：上下對折，再將上下各折進四分之一，然後又左右對折，又再將左右各折四分之一，即成一長方形，最後裝入紙袋中保存。袋口定要標明次序編號、拓片名稱、拓除時間等，並登記造冊。

在金石拓片的保存措施，包括「防災」、「防蟲」、「防黴」等方式，設置於避免陽光直射及濕氣侵襲的地方，地板及牆壁建材使用可防潮的檜木，書庫的門緊閉時同時切斷電器電源避免漏電，庫內採用白熱電燈以防資料變色，另設置全館性的感熱器、防火的偵煙器；另書庫內溫濕度的控制，維持恆溫（攝氏20度上下）恆濕（相對濕度50%至60%之間）。

對於裝裱好的拓片，不能長期懸掛，要定期更換。若拓片長期懸掛，會發生風化，是紙質變脆，拓面變黃，嚴重者使托紙難揭，無法重裱。最好是將裱好的拓片裝入鏡框，即避免了風化，又減少了灰塵。也可將數張拓片疊放一起，定時更換，這也是保持常新的一種好方法。對於懸掛拓片上的積塵，可將拓片平鋪於桌面上，用雞毛撢輕輕拂拍，下垂軸上灰塵也可用長軟毛刷輕輕刷。切勿用抹布和刷子揩擦，否則，即損傷拓紙，又使微塵鑽入拓紙孔隙中去。

本館不論是在保存、保護或是利用上，除了



對於損傷嚴重的金石拓片進行修復工作外，並逐年將其資料進行數位化作業，以利保存與利用。

## 五、結語

凡是對金石有興趣的人，提到「拓片」，一定不會陌生。有些器物，尤其是石刻，本體無法蒐集在一地，或根本已不存在了，就得借助於拓片來保存它的形象了。就如同一本古書，原書雖不存在，藉著「書影」，也可以想見它的「容貌」。由於金石器上的文字、圖案反映了作器時的社會狀況和工藝技術，因此金石拓片可以補文獻的不足，成為研究古代歷史極為寶貴的第一手材料。

金石拓片的蒐購與整理是本館持續性的工作重點，對於入藏之金石拓片，仍視其性質，進行不同層次的整理、編輯，如有珍貴罕見者，亦進行數位化，將影像置於網路資料庫，方便讀者閱覽與學者研究。

本館將各種藏品製成影像資料已有時日，累積不少經驗，亦有豐碩成果，已為典藏數位化奠定初基。本館繼續以學術研究為基礎，不但提供學林資料檢索，對於一般社會大眾，亦可藉由金石拓片附圖的欣賞及其文獻的流傳，無遠弗屆地弘傳我國悠久的藝術與文化。各種數位化資料也可充實網路內容，提供海內外華人利用，為後代子孫留下珍貴的數位化史料。

## 參考資料

1.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國立中央圖書館墓誌拓片目錄》（臺北市：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民國61年）。
2. 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編輯，《國立中央圖書館金石拓片簡目》（臺北市：國立中央圖書館，民國72年）。
3. 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編輯，《國立中央圖書館拓片目錄：金石部分》（臺北市：國立中央圖書館，民國79年）。
4. 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編輯，《國立中央圖書館拓片目錄：墓誌部分》（臺北市：國立中央圖書館，民國79年）。
5. 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編輯，《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選錄》（臺北市：國立中央圖書館，民國75年）。
6. 封思毅 天津孟氏及其金石拓片題記，《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24：2（民國80年12月）：頁177-198。
7. 張棣華 金文全形拓片：國立中央圖書館的特藏，《書目季刊》17：2（民國72年9月）：頁47-63。
8. 盧錦堂 歷歷在目：館藏四川漢代畫像磚拓片簡介，《國立中央圖書館館訊》12：1（民國79年2月）：頁16-17。